

# 三十而“砾”：他们生于1990

本报记者戴威、郭杰文、吴鸿波、张璇

“90后”，真的长大了吗？

“90后”，是否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90后”，到底能不能撑起未来？

当时钟拨向二十一世纪的第三个十年，第一批“90后”们，也悄然走进人生的30岁。这些新时代的同行者们，常被贴上“垮掉一代”的负面标签，质疑曾像潮水般涌来，他们却用自己的方式在激流中勇进。

在最艰苦的地方，在脱贫攻坚一线，是千千万万个他们，以莹莹之光照亮山河，让贫困之苦不再延续。

近日，记者和几位刚刚迈入而立之年的扶贫干部一起，走进他们的“理想三旬”。

一个东部省份的博士毕业生，远赴西北偏远山村扶贫，会面临怎样的考验？

从西安驱车200多公里，翻过盘山公路。沿途的景色摇曳晃动，把记者引到秦岭腹地一个不起眼的小山村。

梅湾村，位于陕西省太白县。这个人口不足一千的村庄气候宜人，常年无夏，占尽秦岭的风光。然而，恰恰因为地处秦岭深处，贫困仿佛一座愚公也无可奈何的大山，世世代代压得村民喘不过气。

“累了吧，路不好走。”梅湾村第一书记陆星笑着擦住了记者的手。如果不是话语间夹杂的山东口音，这个“外来后生”更像是个地道的关中娃。

2018年底，陆星从山东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毕业，通过定向选调生考试，来到梅湾村担任第一书记。

从不善言辞的理工男，到和乡亲们有说不完悄悄话的扶贫干部，需要多久？

深冬的早上，我们和梁晨约好，陪他回趟“娘家”。

梁晨，江西抚州人。200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被北京大学工学院录取。四年后的他转身和燕园作别，为实现自己“工业报国”的理想，来到安徽铜陵化学工业集团，成了这里的一名技术人员。

2017年3月，他被选派到枞阳县长安村，担任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去年6月任期结束。

中等个儿，浓眉，深蓝色外套。

在梁晨工作的工厂门外，记者一眼认出了他。

“是你吧？可算见面了，咱们先出发吧！”他向我们招了招手，又径直跳上越野车。

车子发动起来，朝长安村的方向驶去。

“好久没回去了。”梁晨喃喃道。

长安村位于枞阳县枞阳镇的一角，是典型的城乡接合部，村民的人均耕地面积较少，主要收入来源以外出务工为主，村里老龄化现象严重，几乎见不到年轻人的身影。三年前，27岁的梁晨成了村里新来的年轻人。

“下村前，对于将要面对的困难，一点都不担心，这可能是因为我上学

一个学美术的硕士毕业生，能给赣南山村带来怎样的变化？

南昌往南500多公里，是江西的“南大门”——定南县。冬至那天，记者一行驱车来到这里。

在定南县鹅公镇大风村的同心画室，我们见到了正在为学生准备画具的张扬帆。

张扬帆，河南平顶山人，201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同年9月入职江西省直部门。工作不久，他被组织派往大风村从事扶贫工作。

下午4点半后，画室变得热闹起来。十几个孩子坐在画桌前，用手中的画笔聚精会神地勾勒涂抹。张扬帆往来其间，不时给孩子们进行辅导。

初到大风村，张扬帆每天到村民家走访，他发现，相较于物质的匮乏，村民们精神生活的贫瘠更让人担忧。“农闲时，村民都窝在家里，顶多出来打打麻将。”张扬帆说。

更让他感到不安的是，他发现，村里的孩子总爱低着头，见到陌生人就不会说话了，极度缺乏自信。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他决定重新拾起画笔，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给村子带来些变化。

2018年11月，张扬帆在大风小学开设同心画室，义务当起美术老师。

## 百炼成钢的 「博士书记」

毕业前，陆星也曾有相对安逸的选择：继续深造、去大城市谋得一份体面的工作……几经考虑，他跟随本心，决心到陕西去“学点东西”。然而，“学点东西”不容易。

“村情、项目、党建……每一处都是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问题。”他清楚地记得，刚来梅湾村时，村子的产业基础薄弱，各项扶贫项目都处于萌芽阶段。还没来得及适应环境的他，要应付这么多陌生、复杂的难题，的确有些力不从心。

“当时就想，先从最基础的工作干起，总能有所收获。”陆星用一个月的时间走访全村94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我的三本工作日志里，写满了大伙想过好日子的愿望。”

收集好愿望，接下来就要把它们变为现实。

时就爱解难题吧。”学霸梁晨早已做好答题准备。

没想到，第一道必答题就让他手足失措。“枞阳方言和铜陵方言完全不同，最开始啥也听不懂，只能干着急。”梁晨说，刚来村子时，“耳不能听、口不能言”，走村入户还得带上村干部当翻译。

为跨过语言关，梁晨选择把更多时间泡在村民家。

一杯茶，几支烟，村民家里待一天。他说，和乡亲们拉拉家常，既能锻炼“听力”，还能了解每户人家的具体情况，为接下来的工作打基础。两个月后，他终于能和村民们顺畅地沟通，还和不少人成了朋友。

“我本身很内向，不爱说话。和村民打交道久了，就越来越能说了。”梁晨笑着说。

在公路上疾驰一个多小时，我们终于抵达长安村。一下车，梁晨就领我们往村民何有家走。

晌午刚过，何有正慵懒地倚着门框，梁晨的出现让他有些激动，一时说不出话来，只是一个劲地冲我们点头。

“小何是我的好朋友，也是个沉默寡言的年轻人。”梁晨说。

何有是村里的贫困户，与母亲相依为命。因患精神分裂症，他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只能协助母亲在

家门口摆个小摊，家里没有稳定经济来源。他的病需定时定量服用药物，这种药在县医院无法买到，只能到60多公里外的铜陵市采购，极为不便。

“了解情况后，我要求帮他采购药物。接下来的三年，我每个月初都要去市里的精神病医院跑一趟，再把药交到他母亲手中。”梁晨说。

和小何一样，在长安村，因病致贫、因残致贫是发生贫困的主要原因。

基于这种情况，梁晨组织村干部建起帮扶微信群。贫困户需跑医

## 画出新生的 「神笔马良」

三尺讲台是他的扶贫阵地，画笔成了他的扶贫“利器”。

“叫同心画室，是因为扶贫是很多人同心协力的工作，就像围绕‘扶智扶志’展开的同心圆。”张扬帆说，他希望通过美育来培养孩子们的兴趣爱好，鼓励他们追求和父辈不一样的人生。

村里的小桥、田野上的星空、现代化的蔬菜大棚……这些都被孩子们涂上色彩，搬上画布。这是他们眼中的世界，更是他们深爱的家乡。

课程结束，看着孩子们从教室涌出，张扬帆终于闲了下来，提出要带我们见一位特殊的学员。

从村委会出发，步行几分钟后，我们推开了村民卢保华家的大门。屋内，一个身影坐在轮椅上，一手端着颜料盘，一手握着画笔给画作上色。

今年43岁的卢保华是张扬帆的帮扶对象。幼年时，卢保华不幸患病导致双腿残疾，生活离不开轮椅，不幸的境遇曾让他自卑抑郁。2015年，他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如何帮助卢保华重拾生活信心，是张扬帆发愁的问题。

“他叫我跟他学画画，不要学费，就是学个手艺。”在张扬帆的建议下，卢保华加入了画室。考虑到他行动不便，张扬帆挤出时间到他家教学。

“只要肯努力，我也能像其他人一样，用双手创造出美好生活。”卢保华笑着对记者说。

张扬帆栽下的艺术之树，如今长出了新的枝芽。2019年6月，在当地政府支持下，鹅公镇成立美育研讨小组，张扬帆任组长，在定南多所学校推广同心画室，学员从最初的23名增加到300余名，扩大了美育扶志扶智的辐射范围。

2020年，大风村36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实现脱贫，但张扬帆的扶贫工作并没有结束。“两年多的扶贫工作，让我离不开这里的村民



陆星与驻村工作队同事察看梅湾村蔬菜产业园项目。受访者供图

先把头带起来。”

冬至已过，秦岭深处，寒意袭人。

沿着建成不久的通组路，记者和陆星来到村民杨先爱家。

73岁的老杨去年和老伴儿退出贫困户序列。小院里，老杨指着家门口的高速路，和年轻的书记畅谈起村子的未来，“高速一通，咱这儿就在路口，以后来旅游的人会越来越多，村子也会越来越好。”

老杨的“底气”源于这些年的一些变化。囿于贫困，他和老伴儿相守多年的老家一度破败不堪。“他家老屋像个古董，到处都是破漏的痕迹。外面下大雨，屋里就下小雨。”看到老杨家的情况，陆星带着驻村工作队多方申请资金修房子，自己还跑到附近村淘来几件旧家具，让老屋里里外外变了个样。

老屋换新颜，老杨的精神头更足了。和他一样，梅湾村263户村民也在悄然的变化里，窥见了村子的明天。截至去年年底，全村贫困发生率清零，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016年的12033元，增长到2019年的15920元。

“全村脱贫任务基本完成，接下来我们还要跟乡村振兴衔接起来。”陆星又盘算起村子下一步的发展。

两年的基层任职时间将满，陆星却不舍得离开。刚来时，有人质疑这位博士书记不过是来镀层金的过客，可学材料的他却觉得自己是在炼钢，“年轻的我们像一块铸铁，只有经过锤炼才能有更好的塑性和强度。”

陆星说，30岁，意味着既要能负重，更要能前行。



2020年12月28日，梁晨在查阅资料。新华社发(储著摄)

保报销或办理慢性病卡，只要在群里喊一声，就有村干部上门，为他们提供便利。

三年时间，村里85户贫困户全部实现脱贫，人均年收入由2016年的约1500元提高到现在约5000元。

小何的病情逐渐稳定，和村里的年轻人一样，他也打算外出务工。梁晨劝他留在村里，一样能干出一番成绩。

回程路上，梁晨有些倦了，斜躺在座椅靠背，双眼微闭。过了一会，他似乎想起了什么，打开手机，调出



张扬帆在同心画室辅导学生画画。本报记者郭杰文摄

保华笑着对记者说。

张扬帆栽下的艺术之树，如今长出了新的枝芽。2019年6月，在当地政府支持下，鹅公镇成立美育研讨小组，张扬帆任组长，在定南多所学校推广同心画室，学员从最初的23名增加到300余名，扩大了美育扶志扶智的辐射范围。

2020年，大风村36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实现脱贫，但张扬帆的扶贫工作并没有结束。“两年多的扶贫工作，让我离不开这里的村民

和美景。我还要用这支笔，给乡亲们画出更美好的生活。”

张扬帆说，他正准备给孩子们办一场画展，画展的主题就叫“画出新生”。

时代出题，青春作答：他们改变了乡村的模样，乡村磨砺出他们的本色，见证着他们的成长。

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

“@‘90后’，时代在召唤，你们该上场了。”

早上8点多，河西走廊的天还没有透亮，32岁的张晓龙和同事们一道从县城出发，驾驶警车向荒无人烟的“野骆驼”家园奔去。1个多小时后，他们进入甘肃安南坝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始执行巡护任务。

张晓龙是甘肃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安南坝分局的一名警察。甘肃安南坝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酒泉市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面积达39.6万公顷。然而，这个“人类生命的禁区”，却是野骆驼、雪豹、野驴、鹅喉羚等珍稀野生动物的家园。其中，野骆驼比大熊猫还要稀少，全球不足千只。

作为一位野骆驼“卫士”，张晓龙如数家珍：我国约有420至470峰，全国超三分之一的野骆驼栖息在这一片戈壁上。

张晓龙所在的安南坝分局共有14人，人称“沙漠铁骑”。他们像野骆驼一样，常年行走在戈壁滩的“搓板路”上，“颠簸”“游荡”“张望”，是张晓龙过去6年的工作常态。

张晓龙曾两次报考公务员，如愿穿上警服，但工作地点却是离家900多公里的戈壁滩。

“刚开始真不适应，每次到保护区巡护，少则两三天，多则一周，风餐露宿是常态。”张晓龙说，“我在工作前从未完全脱离过城市生活，而保护区几天都见不着一个人影，一开始确实很孤独。”

一次例行巡护改变了他的想法。2018年2月，张晓龙与同事在巡护时发现雪地上有可疑行迹。他们循着足迹，发现冒着热气的鹅喉羚内脏，又找到一辆汽车和一张鹅喉羚皮。“当时我们断定是猎捕鹅喉羚的人，于是扩大搜索范围，将两名不法分子抓获，查获一支枪和31发子弹。”

张晓龙坦言，当时觉得没什么，现在想起来有点后怕。“我和同事既没带武器也没穿防弹衣，当时就想着把问题查清，没想过危险。”他说。

36岁的“警花”齐金花也有类似经历：刚来时“心理落差很大”，现在“觉得自己离不开这里”。

“冬天最冷时，保护区气温低于零下30摄氏度，换个轮胎的工夫，双脚就被冻僵了。夏天，在户外工作两个小时，皮肤就会被晒伤。被野生动物撵着跑、被毒虫叮咬都是家常便饭。”条件的艰苦让齐金花心里犯起嘀咕。

一次巡护中，她遇到一只怀孕的野骆驼，当时它躺在地上奄奄一息。同事告诉她，很多野生动物生性胆小，偶尔遇到越野车，就会乱跑乱撞，很容易受伤，这峰母骆驼有可能因为受到惊吓而早产。从此，拦截“非法穿越者”成为齐金花坚守无人区的重要动力。

“我们希望给野骆驼一个安静祥和的家园。”齐金花说，“我们的每一点努力，都是希望野生动物能生活在一个个安全、舒适的环境里。”

在安南坝分局，几乎每个人来之前，都曾怀着不同的梦想，但都在这里实现了新的梦想。

1月10日是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张晓龙和同事们用坚守岗位的实际行动欢庆节日。

“沙漠戈壁虽然荒芜，生命却都倔强，我们努力工作，野骆驼们就会有一个平安、安宁的家园。”51岁的民警海拉提·胡斯曼说。

(记者张百慧、冯亚松、杨雅婷、龚哲、杜哲宇)新华社兰州电



1月8日，安南坝分局民警在巡逻途中烧水。新华社记者杜哲宇摄

## 『沙漠铁骑』在『无人之境』守护野骆驼